

徐光啟著譯集

十六

徐先生集

十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大雅卷之三

吳崧 徐光啟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徐士彰曰。以詩首尾相應。脉絡貫通。章斷言命。周絕商監殷法祖意。自相足。不可全然分開對看。若滯章斷之文。而失詩人之旨。則周公之所以戒成王者。亦不見有警惕處。蓋周公戒成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見得撫成業者。不可不修德也。首章至假哉以上。歷述以德受命大意已盡。然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故下因言絕商。然言商之子孫臣庶如此。亦本於文王之德。所謂殷之革。亦是漸。敬說到法祖上耳。命周而及其子孫臣庶。絕商

而及其子孫臣庶法祖而言及盛殷監殷而言及法祖亦是文字湊泊如以要當會作者之旨初不若是之拘也

張叔翹曰此詩敘述文王之德以垂戒後王欲其常厥德保厥命而修德之要不越乎敬之一言美哉詳而有体直而不激其指切其味深非周公不能作也他日成王曰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其於法祖敬天之學可謂無間然矣

說以文王生民公劉緜緜樸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明文王有聲竹葉既醉鳧鷖嘉樂洞酌卷阿大武諸篇為大正

一 ●●●●●●●●●● 天新 時右

二 ●●●●●●●●●● 已子子世士世

三 ●●●●●●●●●● 翼國 生積寧

四	●	○	●	○	○	○	○	○	○	正子	億服
五	●	○	●	○	○	○	○	○	○	常京	皐祖
六	○	○	●	○	○	○	○	○	○	德福	帝易
七	○	○	●	○	○	○	○	○	○	躬天	臭孚

背章

文王在上

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

徐士彰曰：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天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於帝。則為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而不吾察。文王之既沒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天，而不可不敬天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者矣。

此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笑曰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三章

章文王無講

箕子、魁散勉即章。敬即敬止。君臣一德。故能熙載代終。以克長世。
解頤曰。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多士。謂
非聖化之造就。就不可。

疏義謂此文王亦以今日在天之神言此。說甚有理。時說謂傳世之顯。就
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未妥。

四章

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帝。

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之一字。一篇綱領。

文王之敬不已。與天合德也。文王不已其敬。故命集焉。商紂不已其惡。故命去焉。

張叔翹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

五章

叔翹曰。王之薰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前後文意。得此提醒。

又曰。此雖戒王之言。亦須渾融嚴氏所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子孫臣庶。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等語。當會其意而用之。可也。

六章

註中兩自字佳。正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脩。命曰自配。福曰自求。所以法文王者。誠在我矣。

先人以業貽子孫。能必令之克保。孰能保與否。後人責也。故曰自求多福。自求者。明皇天無意祖宗無權。

末章

天與文王一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得人心。所以得天心也。儀刑二字好。若有模範。可為準則之意。

叔翹曰。義問亦與令聞意相應。有虞殷自天。揭出一天字。與首章應。

上天之事。二字宜渾說。或以禍福與廢言。則皆可度矣。

疏義曰。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天。此篇首

尾曰文王與天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
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
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
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一 ● ○ ● ○ ● ○ ● ● 上王方

二 ● ○ ● ○ ● ○ ● ○ ● 商京行王

三 ● ○ ● ○ ● ○ ● ○ ● 翼福國

四 ● ○ ● ○ ● ○ ● ○ ● 集合淡子

五 ● (一) ● (一) (一) (一)

妹渭 梁光

六 ● (一) (一) (一) (一) ● ○

王京華行王商

七 (一) (三) (一) (二) (一) (三)

旅野女隔 林興心隔

八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洋煌彭楊王商明

首章

惟天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

二章

列女傳曰、大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妊為能胎教、

三章

小心字法。檢束此中。不敢侈泰也。

徐士彰曰。聖人一念之敬。足以得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得下國之心。聖人所以得天人之歸者。誠心盛德而已。

四章

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五章

徐士彰曰。文王之德。與天無間。譬則天也。太姒純一之德。足以配之。譬則天之外也。

六章

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兵者。陰謀逆德也。

而以為燮伐應天順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字法妙品。
徐士彰曰：有太任，復有太姒，故言續言文德之克繼也。生文王，又生武王。
故言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故言燮言其無
慙德也。

七章

上帝臨汝，蓋屢言之，總是幹旋暴白。

徐士彰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
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一念，慮
者皆所謂私意也。

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虛而勢實。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
耳。

鄒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島、至于赤芥、
傳曰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

末章

煌々彭々、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

華車三百、乃有此氣、鯀而盡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
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
下大定。

鄒子靜曰、當時只誅紂、汙濁便除、氣便清明。

傳曰、尚父可尚、可父。

解

序曰：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徐士彰曰：周公之訓成王，備矣。然其立言也，不曰大王，王季則曰文王，武王欲其守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

又曰：大王遷岐，與公劉遷邠，事體略同，但虞、廬旅其規模小，此章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世有先後，土地有廣狹，即此見瓜瓞之義。此詩體格辭意與長篇一篇逐一相似，看來三代時亦便有擬古之作。

一 ○ ● ○ ○ ○ 陟陟穴室

二 ○ ○ ○ ○ ○ 父馬許下女字

三 ○ ○ ○ ○ ○ 止右理訟事

四 ● ○ ○ ○ ○ 往家直載翼

五 ○ ○ ○ ○ ○ 陟薨登馮興勝

六 ○ ○ ○ ● ○ 伉將行

七 ○ ○ ○ ○ ○ 愠問拔允駢喙

八 ○ ○ ○ ○ ○ 成生 附後走侮

首章

繇：句比意可該全篇。但就首章論則言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綿：二字不可忽。

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在大王以前按稷子不窋失官竄于戎翟之間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立國于邠民之初生謂此時也。

朱公遷曰夷皇邇過雖云已有家室但穴處乃土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家室何怪哉。

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可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大王遷岐而後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柝城四句可見詩柄着因之二字亦是此意

孫炎曰饒小瓜子如灼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饒

箋曰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

二章

來朝走馬要見為民意此章于創業艱難摹寫深至

徐士彰曰一說至于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愚謂詩人之言亦不可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孟子殆一時之言不必以之律詩也孟子亦謂太王迫於狄難不得已而遷國非有意去卻即岐也故曰非擇而取之君其至岐自是因其可居而居之豈湯無簡擇而苟且稅駕乎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時畧地相宅精神丰采也
陸聚岡曰來朝走馬無倉皇周章氣象要見舉動光明正大意爰及姜女
亦見不強民之必從惟與妃同行耳

三章

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徐士彰曰國土豐美物生有異興王之地固有默契于天人之心矣且也
神人協吉以定厥居王者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莖有二種註云烏頭也非是大者為天雄旁生者為附子為附子藥有大
毒豈可食也此章之莖內則所謂莖豈粉榆免藁脩瀝以滑之菜之美者
荼苦菜也言土田饒沃不問菜之美惡皆如飴也

四章